

作家访谈



宋鸿兵近照

2011 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经济的红色警报，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会再度衰退吗？欧债危机会全面爆发吗？中国该不该救欧洲？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究竟该怎么办？今年年末出版的《货币战争 4 战国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带领读者拨开层层迷雾,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这些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的问题的答案。本书沿着世界储备货币争霸的主线展开,从各国应对美元危机的历史经验中拨云见日,寻找中国和其他国家当下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出路。

美元对世界经济的终极影响

海南周刊:《货币战争》曾准确预言了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债危机及其后的金银价格走势等。在《货币战争 4:战国时代》您又有哪些方面的预测呢？
宋鸿兵:在新书中,我主要预测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欧元的未来、美元的结局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三个方面不仅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也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海南周刊:《货币战争 4:战国时代》里您提到,一直以来,中国向全世界输出两大产品,一个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另一个是中国百姓的储蓄。“made in china”的商品我们都知道,输出的中国百姓的储蓄又该如何理解呢？
宋鸿兵:中国购买美债欧债,就是在出口国内储蓄。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国货币的贬值,最终偿债折算为人民币时,储蓄损失将会出现。人民币必须尽快“排毒”,必须尽早摆脱美元的掣肘,这样人民币才将真正成为“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经济服务。
海南周刊: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它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终影响是什么？

宋鸿兵: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将导致美国国债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核心资产,世界经济越是发展,各国货币增长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是饥渴,国际贸易越是扩大,对美元输出的压力也就越大。美元好比播种机,在环流世界的过程中,将美国国债的种子顺手插进各国的金融系统,这些种子会发芽会长大,债务的利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美元需求。美元和美债在相互需求中,将具有自我增长的内在刚性驱动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主权债务堰塞湖,压在了每一个人的头顶,这时有人才会惊呼,这个债务堰塞湖是注定会破裂的。

欧元路在何方

海南周刊:对于欧元的未来,您在新书中也做了预测,欧元的路在何方呢？
宋鸿兵:欧元问题令人眼花缭乱,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中国人需要去拯救欧洲吗? 美国人到底对欧元是什么态度? 欧元会解体吗? 我们会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吗? 人民币到底应该在欧元与美元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我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其实人们的困惑,往往源于缺乏对历史的纵深了解。要洞察今天的欧洲,就必须理解过去的德、法;要知道欧元的未来,就需要回顾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要明白欧洲央行今天的举措,就不能不知道德国央行的来龙去脉。二战后的欧洲,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欧洲影子政府”。没有他们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和欧元,欧元的诞生并不是欧洲整合的结果,而恰恰是其手段,而他们的终极目标将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欧元问题或欧债危机,都是创建这个“欧洲合众国”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中国未来发展核心:优先发展国内市场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还谈到美国经济将进入全面衰退期,中国即将面临百年难得的机遇,此时正是中国建立自己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话语权的最佳历史时机。我们该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把握这个时机呢？
宋鸿兵:提振内需的首要方向是增加农民收入,没有一半人口的消费力增强,一切经济转型都是空谈。1980-1996 年,农民收入每 5 年翻一番,带动了城市经济繁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农村工业化,一度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堪称中国经济起飞的一级火箭。2000 年以来,全球化是二级火箭。1997-1999 年当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熄火后,中国面临着消费疲软和通货紧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困境。2012 以后,当欧美经济持续萧条降临时,出口导向的二级火箭也将熄火。农村的第二次工业化势在必行。而一旦能够启动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必将点燃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级火箭,那时中国才能一飞冲天,真正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
海南周刊: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您在新书中提出的中国模式 3.0,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宋鸿兵: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地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 GDP 的 10% 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中国经济新模式即“中国模式 3.0”,将会使中国一举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必须“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

读书札记

内敛精华

读林森小说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秉杰

海南作家林森的《小镇》((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家出版社,2011 年 11 月)发表后,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它以一种传统小说的不张狂的形态,以生活本身的面目,清晰地呈现出了小镇人生的矛盾过程。获奖,自有其道理。老潘家祖孙三代的命运既平凡无奇,又至关重要,这是指对于生活在这个波澜起伏时代的每个个体而言,他们变化发展的可能性,受着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严格的限制。小孙子吸毒几乎堕落,大孙子买了辆来路不明的摩托,又连累父亲潘江身陷囹圄,老潘的老伴病逝,命运与感情的力量在这一家庭中流动,生活几次险遭颠覆,又转危为安。一般而言,社会的、生活的力量愈是强大,我们的精神的发展空间便愈是狭小,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多数人只有一条道可走。而在林森的小镇故事中,这种生活矛盾,则是已几次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它具有一种把诸多命运的要素内敛于受挫的意志,并还原到一种日常生活的流程的艺术力量。林森更多的创作在乡村小镇和城市生活之间漂移游动,这才有了《不能点亮的夜色》、《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多少有些精神引导、结构小说的印记。他还有集中地写大学生毕业和都市生活的《邦敦西里》。在这些作品中,又出现了更锋锐的语言,更快的节奏,不断转移的视角,有更多的“现代气息”。人不能把自己截然地分成两半,一半居于乡村,一半属于城市,我们从“过去”走来,过去仿佛已一去不复返,全然地消失了,但这只是一种时代的错觉,实际上“过去”在精神、行为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小镇》封面

对于一个国家和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小镇》中写到老潘家的祖屋,祖先牌位,还有祈神驱邪的仪式,《不能点亮的夜色》中也出现了“鬼魂”(灵魂),人死后都会回来找他丢失的东西(“丢失的脚印”);还有《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中,我特意到小镇去养伤,也有寻访过去、检视人生的意味,虽然现实总是有着一一种拒斥的力量,但结尾的传说,却有魂兮归来的意思。我注意到了,林森的小说中具有一种要把人生分割的两部分——过去和现在,乡村和城市联系起来表达的追求,这自然很难。但这种联系起来的努力,还是很值得肯定的。林森是 80 后作家中少数的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写作者,这样的文学新人现在不多。认同似乎易于抹杀个性,成为过去常被诟病的那种大众代言人;可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能参与现实的进程,进而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使作家获得一种时代的表达。林森小说中泥土的气息,不仅拥有了自我确认的文化身份,努力地追踪、开掘与辨识这种文化的涵义,同时又和时代生活变化对接起来,这便使他的写作和一些城市或大城市出身的青年作家不同,不是灵光一现,态度暧昧乃至来路不明的叙事,又产生了一种似溯流而行的新的“寻根”。我觉得这一类型的创作和那种全凭想象力建构起来的小说是不一样的。想象并不能直接地转化为小说的艺术力量,想象是生活的补充,或进一步的延伸,修正并阐明生活。我在林森的下列小说中看到了这种尝试,《风满庭院》、《夏风吹向那年的画像》,依然有祖先注视的目光、父亲的画像等,并在原生态的面貌下力图把被历史尘土所掩埋的悬念、故事发掘出来,和现实作一次心灵的交流。对于一个出生于新时期未到三十岁的年青作家而言,这样的尝试追求,其难度可想而知。



林森近影

中国『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货币战争 4》封面